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七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勝遊佳境

江南花木勝遊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花時嬌蜩芙蓉時西湖木犀時靑山葛僊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潮雨天目松石棲賢筍洞山茶鴈蕩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幾得之

梅丈人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理趣淺深曰玉雪爲骨冰爲竟耿耿獨與參黃昏遥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一客曰碧尾籠晴煙霧繞藐姑之仙下縹緲風清月白無人見洗粧自趂霜鐘曉一客曰在凋嫌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復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復乎

占年

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柽美材也賈人以木筏

載黃梅一株樹之殿傍刱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月中桂子

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庵上聲如撒雹甚怪之其祖拙齋啓門視之乃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

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蔴氣味藂之雜菊花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韡鞾者旬輒出樹子𣏌柔長經冬猶秀尋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在

花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縛爲盤盂翔鳳之狀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

者特異樹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燿
楹桷牆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
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競出往觀無虗
日寺僧厭其擾陰戕之葢宋時已彫枯矣郡齋有
杜鵑棲天衣雲門諸刹皆有之又上虞釣臺山上
雙筍石其頂有杜鵑花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
飾其冠冕者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過齊之時
花枯瘁三載乃復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
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嘉

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爲石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於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

並頭蓮前未經見晉泰和間生于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賀表今所在有之不爲奇有一本而三蕚者

蓮有四面者徐文貞詩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翻雨葉垂垂泉明酒思濂谿癖憑仗盆池借一枝太華峰頭幾夢遊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

誰遣面面峯邊看白鷗

唐時四川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佛殿前其葉堅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坼時有聲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斂陰則脗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紅類紅消梨

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進紅梔子花爛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素則成

豬紅

廣西太平府有羅望果自外皮剝至見膚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為九皮果

石榴舊說以枯骨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杭越之間呼為金庞蓋避錢鏐諱云剡中者佳也

近東陽多榴房

華容縣觀音寺有玉蘭一株輪囷盤鬱高十餘丈遠望如玉山

潯陽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榦大盈抱枝陰滿庭

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之竟無一活

紹興曹娥廟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蕭縣有天棗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朱淳熙間秦中有雙株海棠其高數十尺脩然在衆花之上與江淮所産絶不類荆南官舍亦有兩株略如之姿艶柔婉豐富之極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䝉

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覘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皐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
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
丹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
甚愛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劒長二
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
敢移以是鄉老有生旦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
爲壽閒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
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

一百九歲而終

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即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即殞易數主皆然

陸戌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朶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既移其花朶朶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

紫微一名滿堂紅

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山甚盛餘姚縣西南並江有浦亦產蘭其地曰蘭墅州自建蘭盛行不復齒及然移入吳越輒猶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輒得高價而香終少減以野人論之更不如山谷間取之甚易而且多貴所賤少所見豈虎語哉

蕙餘姚江邊多產之因名蕙江今惟閩為最盛遍于江南有譜

黔中緋桃花夾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種名日月桃

一枝分花或紅或白又有六月柹莖高四五尺一枝結五實或三四實一樹不下二三十實火傘火球未足爲喻條似蒿葉似艾花似榴種來自西蕃故又名蕃柹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笠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于秋云然薝蔔亦六出

木

楓木之老者爲人形。故曰靈楓、其曰靈椿、則顯以壽言矣、謂帝座曰楓宸。蓋侍衞臚列不動有如楓。又曰丹宸。即丹楓也。

金剛纂生天目、其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則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剉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日人蹲、又能借之以爲誘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森秀、若相迴避然、謂之讓

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樹皆有皮惟紫荊無之木皆有理惟川栢無之花皆有種皆可變色

宋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栢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永懷寺殿庭左右久之高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金荊榴樹色如真金密緻而文綵盤蹙有如美錦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南得此木數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木用以製器絕佳

松蘿樹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裴休建宣州廣教寺黃蘗禪師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踊出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遇僧有異行者即開異花數色

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類石南而質稍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一開累月不凋

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月之望雜百樹中榮枯各異

松柏聖跡

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　太祖征僞漢時憇其下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即地建亭掘得白磁畜之江又建前亭竪梁時有赤鯉從空飛下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縣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

賜以詩箋令得遊天下栢後刱亭繞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栢尚青青曾是　高皇玉輦停不信　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儭菓樹

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以為仙人擲樹枝於上其枝莖生每年果熟時不生於枝節惟於樹身擁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果差小味則同

神楝

古楝樹在江瀆埜田中土人呼爲黄楝高不過丈許而週匝可布十十肱從地拔起色類精鐵望之如百十怪石磊磊峻嶒遍而眎之莫辯其爲植木也綴以老幹虬枝拳曲夭矯而枯瘦削立又絕似坡公筆意野人相傳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千年物也好事者裴徊其下移日忘去惜時大荒非塗轍所經故賞識者少東天目自化城寺側轉有松樹一株亦如之根在厓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

俯視如䕶規圓可三畝牧童翱肋抖其上不動也

水檀

蘭溪黃溢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數丈不知幾何年矣毎歲春夏時溪流漲後始生枝葉其發生早晚必以水漲爲期如或漲後而不發則必復有大水鄉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石

青州燕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蔭數百年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忽裂至

根中有奇石長數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覩者爭覩莫測其兆多以為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泊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屢易主人矣

射樹

萬箭樹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時撲蠻為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厭之樹高五丈餘箭鏃如猬毛然

綠衣乞命

太倉州吳怡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頭乞命寤念是且有當死者比旦起行伺門閭無所見有人腰斧鋸趨而前問之則曰適有木商搆得村中二銀杏樹約旣已成且伐矣公驚曰木乃有神如其値償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本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𥳑雅莽裝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黃魯直以爲竹
種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
所錄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榦大而厚異衆竹
人取以爲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澗邊又金庭
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月竹產於蜀嘉定州每月生筍
崇陽縣有龜紋竹惟寳陀巖產之竹僅一本製扇
甚奇閒今亦絕種矣
髙潘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

竹爪州有無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澌州有扁竹古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方有弓竹焉𨚗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長百丈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爲杖滁州產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辰州有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竹瀏湘間有徑尺之竹可以甑羅浮山有龍公竹

其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葉黃碧毋相間交廣有思摩竹筍自節生筍旣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筍黑竹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

蘄州脊產十二時竹其竹遶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筍而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華巳開不謝陰卷晴舒狀似芭蕉名曰經刧草

蘆葦茗荻皆草之屬也惟葉與色稍異茗尤綠碧可愛然皆生于水次洲上惟我湖廣茗山高二百丈遍山生茗望之翩翩作鳳尾形茗水所由出自頂及麓處處涌溢草水山合爲一以此稱奇

綏寧有蓼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線有崎昔得蓼而遺忘者紐之即竊又有草名八角蓮

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
辟蚊蠅
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用以漬水作
紅飯弍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柳而大蔓生著
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名脊菌
唯甘草汁解之
鵲子草形如飛鵲當夏作花有雙蟲生蔓間食其
葉久則蛻而為蝶女子佩之號為細蝶北戶錄有

無風獨搖草曰媚草卽此類也

桂林有睡草見者令人睡摇之久雖一名醉草亦名嬾婦箴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雖大風不偃

雜品

峇梧之莿可棟高潘之菰可杖蘇門答剌之爪菰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之棗南荒有三尺之梨東荒有三尺之樝木蘭皮內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寸也羅阜

之麻實如蓮菂
松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
爲百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王綸
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
木也
棗杏之屬爲核果梨柰爲膚果椰胡桃之屬爲㱿
果松栢之實爲檜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
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虇
穀稻萌謂之秧

苔爲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宣蘚南人呼爲姤草倪元鎮庭中苔滿落葉以長竿揭而去之不欲踐傷也

今人稱茄子爲酪酥出于宋龍圖閣一書曰貽子錄或曰當作落蘇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爲菜又蜜煎代果可以禦冬故曰冬瓜今皆誤書曰東苽因西瓜之對也又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瓜者本名胡瓜晉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

于襄國諱胡尤峻因改爲黄瓜胡荽爲元荽胡麻爲芝麻胡桃爲核桃江南曰𦶜桃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者然金王予可雲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卷隴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山騫林茶葉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爲茶實也

薔薇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剌吉此藥可療人心疾不獨調粉婦人容飾而已

甘露

共凝如脂懸樹上有方三十里積至十餘日者則宋文帝十七年高平鄉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祐八年南城縣東界山甘露降沾結數十里逾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皐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二十莖者尤多

狀似

漢靈帝中平元年濟陽濟陰宛朐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雲雨

符堅圍姚萇營中乏水殺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大雨營中數尺周營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怒推索曰天其無知乃降澤賊營河朔三鎮叛自相推為王築壇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方

任征討望而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獻諛者以爲盍土之兆嗟乎天與雲豈無知乎借竊叛逆數之所值自不能違祥瑞原不獨爲君子設也

鶴兔

嚴分宜禮書時因宣召旁午宿頻遠艱于趨赴移之西闕外搆堂眾梁正寢羣鶴自雲外止于上翔鳴良久乃去意當時方士所致衆咸駭異分宜自作記因思齊武帝葬皇后其墳上有白兔來棲畢事乃去

此皆世間祥瑞事乃嚴氏權寵不及廿年敗沒齊朝僅再傳廿年亡國則祥亦終非永福也太原相公亦有來鶴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異然來止獨鶴不數年相公父子孫俱沒

獺祠

宜興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望而嘷則爲兵兆神而祠之禱必有驗或賦詩云淪淵不作捕魚忙攙報人間赤白囊世道清平渠屏跡吳宮醫頻授神方

犬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見甚多有犬作人言語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昌往懇相韋詰趙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乃得停徵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

袂飄搖鬚髯如戟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過泰邸見一巨人從東蹣跚而來高三丈餘衣鶉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又見一巨人從北著白衣白幘耳有鐶高二丈餘兩目烱烱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異

正統戊辰秋南城縣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

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
重可四五斤惟有聖殿飛石不到
遼東廣寧等衛狂風大作晝暝有黑蔲蟲墮地大
如蒼蠅久之俱入土又數日鑽土而出飛去甍甍
如螟瀋陽錦州城堞牆爲大風所仆者百餘丈野
火燒唐帽山堡人馬多死傷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群
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
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

男女無弗見者耆老梁秉高言正統間亦有此異地方不寧本縣頻年旱災民力耗竭復見此物莫不震懼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蟇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蛉蜊壩過人皆蹴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蟇不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爲水徵云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額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

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余赴科試在杭州昭慶寺夜步階除微風吹積屍腐氣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後積柩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萬曆十七十八年楊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啣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廊邑縣蜻蜓蔽

空勢如颷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
俱盡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虵啣尾自下而上至燕
口巖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爲害
萬曆四十四年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
爭刲羊豕禱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
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有朱某者牲醴悉
具見蝗勢且逝遂不致禱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
數畝嚙盡而去隣畦不損一苗相傳有怪書投其

神日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色異

弘治十四年馬湖府底淍江水色變白明瑩可鑑翌日白濁如泔漿凝于兩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十七日始復如舊

敘州府東南二河水變色白如雪濃如漿者凡三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揚州海潮泛溢溺死竈丁三

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是時江淮之民殺戮至慘豈猶未滿耶

萬曆九年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縊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

其節義將桃花紗衣一套抹之婦言我夫已死我我何忍在世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終南山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

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南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陳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衆其不知名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奴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命歸寢領諾歸未即榻而覺乃奔出急呼太夫人時太夫人已就寢睡熟祭酒反被合墻壓斃太夫人雖屋覆固無恙也富平縣人李羔與冀北道叅議耀州左熙內兄妹丈也同會試抵舊閿鄉店宿

聯榻而臥李覺地動走出呼傾時左被酒宿聞未起旣李被崩崖死而左賴牀榻撑支止傷一指其初發也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騰沸四面潰散隨各以方向漫緩而受禍亦差異焉省城之西漸輕東則漸重至潼關蒲坂而極輕者房壁之類尚以漸左重者則一發即傾蕩至盡輕者人之救死尚可走避重者雖有倖活多自覆壓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門陷入地中華州堵無尺豎潼關蒲坂城垣淪沒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

排矣縉紳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
學員外賀承光主事王尚禮進士白大川華陰御
史楊九澤蒲州參議白壁而渭南謝令全家靡遺
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壓死者甚衆受禍大數
潼蒲之死者什七同華什六渭南什五臨潼什四
省城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近遠分
淺深矣受禍之慘者如韓尚書以火廂坑煨燼其
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餘馬光祿深埋土窟而
檢屍甚難其事變之異者或涌出朽爛之船板或

涌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或奮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里其他村樹之易置阡陌之更反葢又未可以一一數也時地方乘變起亂省城驚傳回夷反久之始覺爲訛言如渭南之民搶倉庫以鄉官副使南逢吉斬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財物以鄉官尚書楊守禮斬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鄉村以舉人王命手刃數人而定此變之後次年固原地震其禍亦甚至隆慶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來無年無月

居常震搖迄萬厯之歲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爲安業有力之家多用木板合廂四壁上起暗樓公衙之內別置板屋以防禍焉

地震有連數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村落者即一村落有微震大震無聲有聲聲至如雷者萬厯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芽中翰在家地震聲如雷自西而東約十餘里距南北各二三里外都不覺有異遠近大小之間迥別如此真不可

解一老農云有一家動揺或止一楹而餘家餘屋不然此又以尋丈尺寸論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風雨自寧國而東至吾鄉安吉等處泛者數百處水高至數丈漂沒無算而餘年有十餘處數處只一處者其地若有物奮起或日蛟為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徑出而不發水不害人者山樵云雉與蛇交生卵入地每歲雷發陷下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約隨其大小強弱以為勢之低昂不可一律論此

囦是一說而余謂山壑中亦必有眞蛟蜃久伏而出決不止雄虺之毒氣也

山崩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三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湧

萬曆十七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舡到八都地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舡上舡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

死者甚衆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閏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坍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

甲寅更漲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渰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拾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壍不可渡誠近世未有之變也有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八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朱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　躬瞬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
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
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
月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
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
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
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蕤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𢿱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刻至三解脱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

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兩奕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

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範師

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凄風戒寒飛

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鑾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
饗君蒿悽愴發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
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
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與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
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
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
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間
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
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王事張孟兼蔡秉夷藏哲
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

弗獲既爲具其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屆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祲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悽苦涼颸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銕爲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胥不追穌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遜瞻猊座如覩睟容香凝霧黑燈類星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颷輪羽幢其集如霞神池潔淸鮮永華槃滌塵垢身還淸淨觀其六廼陟秘殿廼覲慈皇闡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照朗白晝康莊其七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旣廣氣豁全消乾坤淸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

埀來齋十其

欽録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　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渝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畢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没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　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斂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特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

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問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華履衣似今羊羢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眴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

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華履云是六祖遺履屯今
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
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
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
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千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
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

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即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衣蓋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為法信惟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為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
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
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
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
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
立之際定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
仵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
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袈裟

秫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毠𣯶盖西域以毛為之

又名逍遥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蕣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毠毟）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遥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五銖衣

秭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含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五銖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三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密寄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剛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湛師以爲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説令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爲

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蹐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攻儒爲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爲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益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憸躁最爲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抑

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為勝而業為儒者班以奇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奇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為奇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為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居皆虎衙一小佛像置于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即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管東溟時陸五臺爲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開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遺蛻

無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舁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濕後燬于火僧拾遺燼和泥像之舁入城汗出如昔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儆訪異書入全張雲

榜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眞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旣寂漆遺蛻曰翁口微張以院爲寺正殿居中龕蛻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僊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仰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爲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攫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　上請贈父泰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　上於通州張家灣等榷商賈舟車之稅極爲苛悉歲入銀八萬之外即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
爲之　賜額及勅而經後隨　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璫　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革其官與所　賜藩王使辮髮從小璫受翰
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庾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
存

南京三大寺爲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弁中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覩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成祖 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為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為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剎不可步為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為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力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爲昇元寺後燬于火　國朝歸魏

國為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晝巨閣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爲此瞻寅亮為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剎有　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別與所
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與補隳廢約束僧禁秩
然可觀云何為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為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鼗爲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金時真宗尚爲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末慕容已徃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后行宫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並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並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爲之未就而殁貞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毁寺前

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

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国元

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入　憲宗時議修復按察

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吴瓚捨萬金爲倡落

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

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卽修復後復火務織造

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翔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鄰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眂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敎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與拾宅建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
靈縱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晋末沙門曇彥與許
詢玄度同造甎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
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
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郎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
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
詧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
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
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三十丈號
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
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每歲天寧節郡寮祝聖于
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
孝專奉徽宗皇帝薦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
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
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
未還死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
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旣歸能仁呼知事僧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即日償之於是

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

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即以疾告閉方丈門

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

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給尤盛置田五千餘

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

覩之初則隱隱糢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憂寐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偲筆相傳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令日供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至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于地泉迸出令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妙絕似釋家以爲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供奉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國初有盜者刹重貲竊而鬻於杭即托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咸務持去將渡江風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王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燼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即舊善名寺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海道途之人望以為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啜集塔上燈即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即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為富貴人只得此燈消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山是多

買油更盞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傳磨半
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佰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
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倦樂之音又
時現佛像煒煒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
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
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
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剛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錢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刻二菩薩夾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口董遂及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厥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為坐像二高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為網護于其前　明永樂九

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爲石龕罩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搆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示三乘旣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爲宣德二年戩二載 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邦將未從衆憤然踰四十踰關陝抵京將召入 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 上召之急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 上所以召臣意 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悶何故曰西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 上未信後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 上遣還遂示寂西都後有樹藂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谿洞鏤錯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大如碓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爲珠簾三垂寺中緇衣四十人毎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塼塔

髙邑縣東有塼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隘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

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日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

設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禺陽建壽壙于峽石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𨷂之果有滿指揮之死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一老媼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燔死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媼家獨免考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　成祖爲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荅其兆已豫定矣
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令撤南臺皆
斬其祀吁可畏矣

獅巖

黄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
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
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
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
啣入洞中驚絶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

重剏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旣歸盤所有集
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留
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
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歎趨
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
昔何遭刼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
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
者即佛即僧

龍湫

孝元陽濵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堤裂其門涉
没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晝謂邪
龍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
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
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旣貴
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
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
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倡帽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遥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覘其門有大書儼玄二字爲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從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當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

巾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耶君且燎濕衣徐爲之
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
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遥翁又問汝何
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
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
未聞有逍遥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
嘗居逍遥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
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
憩不覺遂淹歳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

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
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旣不肯留以待旦吾
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
敬大喜過望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
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旣
不能留欵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旣蒙訓教安得以此帽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
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遥窺籠中諸物悉箍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别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遥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

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
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
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
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
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閬字逍遥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
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
妄追韶能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
遣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毀廢閣時方在講堂巷蔡肆中聞之知事將逮

逮即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

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閫作詩曰不信先生

語剛來帝里遊淸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

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

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

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

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乃山眞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閱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閱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泗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眆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令爲傚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爲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而陞致王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爀僧亦

不復倚之爲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貲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爲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紿曰問吾子欲爲即可僧詰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

尚旣謊偈巳卽沿艤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
至中流乃跏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
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漉遺趺
坐儼然如生群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
輿歸荼毘焉奇矣奇矣兼火水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
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
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公既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趺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實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趺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為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即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云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亨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

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腹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月溲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頂耙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三花皆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氏與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藥觀者塡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眞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之耶

胡御史僧具

爲氏御史胡洿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

字一赫蹏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殁之後一月有僧持枇杷石一鸜鵒龕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蹤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遥見胡幅巾行咏入黄公𥘵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没前一日也人皆異之胡素趫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白龍觀横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生觀者數百人咸駭之以爲神顧令以觀入共飲甚適捽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嘗與客遊匡廬桑餘諸山客方飲山壯郭覞間胡
巳獨身取間道陵巉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
矣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
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
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
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嫚
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趺坐受挺都無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可半月晴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容飼棗與水者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造寺未幾沒聞題二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再過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與倭儆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仆

此爾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談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死于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葢一世對士夫尤箕踞嫚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嚙眼珠將闔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齣牙眼中有珠口中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之飛壇相别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蕭蕭帶風聲次早入寺門盤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能爲神示樂中吳江一樹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此栢並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未年示意大不俗然此栢奇古蒼翠近年轉茂

嘗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賓矣其

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

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創甚歎曰駐不得矣郎

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欹有笑

容益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

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臍奇之捨五百

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鐙

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淩殺和尚矣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淩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斗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者旣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吽若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口說也

梟禿像

楊璉眞伽等三髡畵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

來嵺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仕賢擧下三兇像梟之三日棄于圊田汝成爲之
記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　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
至姑蘇遇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
佛自稱鎭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
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
賍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事陰遣兵快未即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跳逃舟中會謀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其贋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勳榮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子勳煌已乃讓國例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址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幷疏狂僧猖獗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眞武堂久之防禁漸疎潜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國將軍勳煌並無兄勳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縣拷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一日有儆其不至尾解無幾矣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而乞食余視其貌獰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鬓蓬蓬

皆假裴掛于傍若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衆欲
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睜睜欲㗖人可畏